

周国平 吴冠中
毕淑敏 等著
沙丘 宋安娜 选编

有些事
只适合想念

2010年版·报纸精华选萃

名报副刊精华
大家小品荟萃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周国平 吴冠中

毕淑敏 等著

沙丘 宋安娜 选编

有些事 只适合想念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些事只适合想念 / 沙丘, 宋安娜选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133-0000-1

I. 有… II. ①沙…②宋…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4517 号

有些事只适合想念

沙 丘 宋安娜 选编

周国平 吴冠中 毕淑敏 等著

责任编辑: 吴 超 战 丹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设计 · 邱特聪 [yp2010@yahoo.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一版 201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00-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 录

生活·风俗

面包房	肖复兴 / 3
屋顶上的杂记	蔡 皋 / 6
观察鹊巢	邵燕祥 / 8
痛醉雪山哨所	陈可非 / 10
五角场忆旧（外一篇）	梁晓声 / 14
“鸳鸯胡同”	列 子 / 19
西街往事	王洪勇 / 21
重闻蛙声	王 晖 / 24
会议合影	裴山山 / 26
小轩窗 正梳妆	刘心武 / 29
挥泪别前妻	江上行 / 32
没为你泡过一杯茶	邹 萍 / 34
两个人的黄昏	李佳君 / 36
妈，你要一直美下去	潘向黎 / 38
遗漏的档案	汪 亭 / 41
继续朗读	范春歌 / 43

细雨探花瑶——隆回手记之二	冯骥才 / 46
哈尼长街宴	范 稳 / 49
乡村舞会（外两篇）	李 娟 / 52
早春，倾听京城的心跳	任焮越 / 58
永远温情的杂货店	邵衡宁 / 60
站台	刘海民 / 63

闲情·人物

扬州借景	蒋子龙 / 69
话说成都	舒 婷 / 72
夏日的台北	叶永烈 / 75
澳门的心	韩小蕙 / 77
昆仑晴雪	王宗仁 / 80
我的母亲河	赵丽宏 / 82
洞头仙叠岩记	熊召政 / 85
红松擎天	张抗抗 / 87
宝应寻《甲申记》踪	王安忆 / 90
何人弹到春波绿	胡建君 / 94
重访白洋淀	尧山壁 / 96
雨步山塘街	王 欣 / 100
听雪	张栓固 / 102
一个荒凉的传奇	阮文生 / 104
游动的苍茫大地	可可西里（蒙古族）/ 106
水汪汪的大洼	朱以撒 / 110
米粉店的风景	乔宗玉 / 113
墓碑后面的字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 115
聪明委员和无龄现象	陈祖芬 / 117
大师隐于市	肖复兴 / 120
最后的微笑——悼斤澜	从维熙 / 123
季羨林大师的温软与寂寞	王剑冰 / 125
教我学游泳的章仲锷	铁 凝 / 128
餐桌对面的易中天	林少华 / 131
尴尬风流（2009 第一号）	王 蒙 / 133
福大爷	何立伟 / 137

焦阿姨	黄宗英 / 139
-----------	-----------

情趣·美食

五星级酒店啖大众早茶	程乃珊 / 145
烟台焖子	孙为刚 / 147
揉腌齑	吴翼民 / 149
菜饽饽	苏连硕 / 151
羊杂碎	乔 叶 / 153
肉食小记	沈昌文 / 155
下午的蛋挞	朵 拉 / 157
喝汤	杜爱民 / 160
农家下酒菜	郑天华 / 162
我的梅子酱	喻丽清 / 165
“上帝”在哪里（外一篇）	陈 染 / 167
那些手写的信	翁小筑 / 172
闲看庭前花开落	何沁兰 / 174
幸福的金蔷薇	王 静 / 176
做个“四美主义者”	钟晓毅 / 179

感悟·雅事

最合宜的位置	周国平 / 183
风中的华尔兹	肖复兴 / 185
每天忙什么	李 晓 / 187
留柿与喊山	李定意 / 189
童话	陈丹燕 / 191
有些事只适合想念	游宇明 / 193
舢舨舟（外四篇）	吴冠中 / 195
佛手之香	肖复兴 / 198
祈寿	黄宗江 / 201
说“我”	陈忠实 / 203
文人书信	董 桥 / 206
我的砚铭	陈世旭 / 209
写序的事	陶文瑜 / 211

怎么喝绿茶·····	叶兆言 / 213
书外杂记——写在自著书边的短札（外一篇）·····	姜德明 / 215
想起“孤岛”初遇时·····	袁 鹰 / 219
说书斋·····	曹正文 / 221
挑灯·····	陈鹏举 / 223
民歌红梅·····	贾平凹 / 225

乡土·域外

月下少年路·····	叶延滨 / 229
感恩小麦·····	徐 鲁 / 232
美景，总在半梦半醒之间·····	迟子建 / 234
打谷场上的春天·····	李 成 / 236
天因农人而长·····	孟德明 / 239
麦场的月亮·····	陈树庆 / 242
大片大片的莜麦花田·····	殷健灵 / 244
涧之美·····	梅桑榆 / 248
过河·····	阮文生 / 250
乡愁·····	孙 冰 / 253
邮轮尾巴上的世界·····	毕淑敏 / 255
濯足街·····	张承志 / 257
我和刘跃进去读书·····	刘震云 / 260
干草在青草中间·····	唐 韧 / 262
清晨，我们苏醒·····	孙 颢 / 265
德国人爱站着·····	冯雁军 / 269
鱼和食鱼文化·····	汪涌豪 / 271
普罗旺斯方式·····	戴 平 / 275
在雨地里穿行·····	刘庆邦 / 278
跋·····	沙 丘 / 281

生活 · 风俗

| 面包房 肖复兴

那时，我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晚上，我有时会带着他到长安街玩。长安街靠近大北窑路北不远，有家面包房，不大，做的法式面包和黑森林蛋糕非常好吃。关键是，一到晚上七点之后，所有的面包和蛋糕，一律打五折出售。当我和孩子发现了这个秘密后，这家面包房便成为我们常常光顾之地。

那时，通常只剩下了一个售货员值班。这是一个年轻姑娘，二十三四岁的样子，有点儿胖，但圆圆的脸膛，大眼睛，还是挺漂亮的。每次去，几乎都能够碰见她，孩子总要冲她阿姨阿姨地叫个不停，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静静的面包房，因为我们的闯入，一下子热闹起来。她站在柜台里，听孩子小鸟闹林一般地叫，目光随着孩子一起跳跃。

渐渐地，彼此都熟了。我们进门后，她会笑盈盈地说：今天来得巧了，你们爱吃的黑森林，还有一个等着你们呢！或者：黑森林卖没了，这个巧克力慕斯也不错，要不，你们可以尝尝这个绿茶蛋糕，是新品种。我们一般都会听从她的建议，总能尝新。

面包房伴孩子度过了童年，在孩子小学三年级的暑假，我们去面包房几次，都没有见到她。新的售货员一样很热情，仍能买到好吃的蛋糕和面包。走出面包房，孩子悄悄地问我：怎么那个阿姨不在了呢？会不会下岗了呀？那时，他们班上好几个同学的家长下岗，阴影覆盖在同学之间，孩子不无担心。

面包房里这个好心漂亮的阿姨，是看着他长大的呀。

下一次来买面包的时候，我问新售货员原来总值晚班的那个胖乎乎的售货员哪儿去了，怎么好长时间没见了？新售货员告诉我：她呀，生孩子，在家休产假呢！不是下岗，孩子放心了。那天，多买了一个全麦面包，里面夹着好多核桃仁，嚼起来，很香。

等我再见到她，大半年过去了。我对她说听说你生小孩了，祝贺你呀！她指着我的孩子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您看您这孩子长这么高了！什么时候，我那孩子也能长这么大呀！我开玩笑地说：你可千万别惦记着孩子长大，孩子真的长大，你就老喽！她嘿嘿地笑了起来，说：那也希望孩子早点儿长大！

时光如流，一转眼，我的孩子到了高考的时候，功课忙，很少有时间再和我一起去面包房了。特别是考入大学，交了女朋友之后，晚上要去的地方很多，面包房如被列车掠在后面的一棵树，属于过去的风景了。

这期间，面包房搬了一次家，从东边往西移了一下，不远，也就几百米的样子，门口装潢一新，还有霓虹灯闪耀。值晚班的还常常是这个胖乎乎的姑娘。我总这样叫她姑娘，其实，她已经变成一位中年妇女了。没变的，是蛋糕和面包的味道，只是价钱悄悄地涨了几次。

有一天，我去面包房，见我又只是一个人，她替我装好蛋糕和面包，问道：您的孩子怎么好长时间没一起来了？我告诉她孩子上大学了。她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我说：等再娶了媳妇就忘了爹娘，更不会跟您一起来了呢！我也跟着笑起来。回家见到孩子后，我把她的话告诉给孩子听，孩子一下子很感动，对我说：您说咱们不过只是到她那里买打折的面包和蛋糕，这么长时间了，她还能记得我，这阿姨真的不错！

星期天，孩子专门陪我一起去了一趟面包房，一进门叫声阿姨，她抬头一望，禁不住说道：都长这么高了！又说你要的黑森林今天没有了。孩子说没关系，买别的。然后，两个人一个挑蛋糕和面包，一个往盒子里装着蛋糕和面包，谁都没再说什么，但彼此望着，很熟悉，很亲近，那一瞬间，仿佛一家人。那种感觉，是我来面包房那么多次，从来没有过的。

有时候，我会奇怪地问自己：人一辈子要去的场所很多，一个小小的面包房，为什么会让你涌出这样亲近、亲切又温馨的感觉？其实，哪怕是一棵树，你看熟了，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何况是人，彼此看着长大，在岁月里，渐渐就融入了感情。这感情，比面包和蛋糕里的巧克力、奶油、慕斯，味道更浓郁。

孩子大学毕业就去美国留学了，孩子走后，我也很少再去面包房。那天，如果不是老伴要过本命年的生日，我还想不起面包房。生日的前一天，我对老伴说：我去买个蛋糕吧！这才想起，孩子去美国六年了，已经有好久没见过那

位女售货员了。日子过得这么快，真正如水而逝。

那天的晚上，面包房里难得的热闹，有三个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挤在柜台前，蒜瓣一样紧紧地围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唧唧喳喳地说得正欢。扫了一眼，没有我熟悉的那个胖乎乎的售货员。因为去的时间早，还有十来分钟到七点，我坐在一旁，边等边听她们说话。听明白了，这个姑娘和我一样，也是等七点钟买打折蛋糕的。还听明白了，是给她的妈妈买生日蛋糕的。又听明白了，她的妈妈就是面包房里那三位女售货员的同事，大家正在帮姑娘参谋，让她买蛋糕之后再买几个面包，并对小姑娘说：你妈妈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都是值晚班卖打折的面包和蛋糕，自己还从来没买过一回呢！你得多买点儿！

七点钟到了，我走到柜台前，玻璃柜里只有一个黑森林蛋糕，一位售货员对我说：对不起，这个蛋糕已经有主儿了！她指指身边的姑娘。我说那当然！然后，我对姑娘说：你妈妈我认识！姑娘睁着一双大眼睛，奇怪地问：您认识我妈？我肯定地说：当然！小姑娘更加奇怪了：您怎么认识的？我笑着对她说：回家问问你妈妈就知道了！就说一个常常带着孩子来这里买蛋糕和面包的叔叔，祝她生日快乐！

她走的时候，有些将信将疑。买好蛋糕和面包，我问那三个售货员：她的妈妈是不是你们面包房里那个胖乎乎的售货员？她们都惊讶地点头，问我：您是她以前的老师吧？我笑而不答。她们告诉我她今年刚刚退休。我有点奇怪地说：怎么这么早退休，她才多大呀！她们告诉我：我们这里五十岁退休。

竟然五十岁了！就像她看着我的孩子长大一样，我看着她的青春在面包房里老去。生命轮回在我们彼此的身上，面包房就是见证。

（2009年5月1日《文汇报》）

屋顶上的杂记 蔡皋

几十户人家共一个屋顶，一个做成了屋顶植物园的屋顶，自然就生出杂七杂八的琐事。

几十户人家共一个屋顶，几十户人家各有各的老爹娘。

老瓜的老爹是我在屋顶上见得较多一点的老爹。原因很简单，楼有十二层，六楼以下居民闲时去楼下的多，因为楼下种的植物多，地方也大得多，六楼以上的人才偶然上楼顶来，他们来楼顶，嘴巴上可以叼一支纸烟，仿佛屋里的烟筒安在嘴巴上，时见炊烟袅袅。眼目可以看楼顶各色花木。投目随便一望远处，可以望城市这灰色的大饼现而今摊到了哪一个地方。

老瓜老爹上楼就做这些事。第一次看到他一边抽烟一边打一双赤脚踩卵石。互通姓名之后就是熟人，熟了以后他就问我：“你种这么多花做什么子。”我回他一句普通的话：“空气好些撒。”“空气好啞又不在你屋里，你闻几多？”我看他这样说，只好笑一笑。四目一相对，发现他是在可怜我，与我对他存的是同样一份心思；想教育开导对方却又在琢磨有没有这种必要。就是有必要，也要翻出一些老话来讲，累死人也解决不了小问题下躲着的大问题，两人都收了口。过了几日几星期？忘了。

又过了几日几月，又见到他，他向我要菖蒲，种到西头的水池里去，因为他的儿子为他买了几条肥实的大金鱼放在池子里游。

后来的后来，水池里的小太湖石上倒扣着两个方便面的盒子，一个种着一兜月季苗苗，一个种着一根小小的天竺葵，盒子底部是镂空的，泥巴团在石头上，很省事的样子。我没有见到这老爹，一问，知道已经回自己的家里去了，他是来做客的。老爹走了，他的那兜天竺葵却在这段时间里抓紧开出一朵小小的花来……

我种的花既多，碰运气开得又好，来屋顶种花的人就公认我懂栽培技术，可以做专家。这年头，专家比较的多，就像外头做经理的多差不多，所以我也就专家起来。

一天，这个专家说，牛屎很好可以用来肥花，可惜搞不到。隔壁邹爹就说，“那我们每天屙一兜屎上来”。“你的屎没有牛那么多的纤维”，专家说。“那我们改吃纤维。”这些话由他讲来笑死人，他却一点也不肯笑，真是个小气鬼。

东头墙上的爬壁藤爬满了，西向的藤还在写大字一样地长，长相极为优雅。冬天叶子一落，字体益发瘦劲。专家喊专家看壁上的字。邹爹对专家说，“干脆，要它写‘邹爹你好’算了”。

爬壁虎的藤越长越来神儿，邹爹也就越来越来神儿，好像壁上真的写着“邹爹你好”一样。

退了休，就像和尚还了俗，没有寺院，没有了规矩的和尚如果不自在，那就是个假和尚，至少，革命不彻底，手里还捧着个规矩，桶底还没有脱落。我的桶底是什么？它在还是不在？

雨下起来，池子里的水面就生动起来，只要你不看那池子的边沿儿，它就和山塘的水一样起来，当然，你愿意这样看的话。

有物沉下去，有物浮上来；沉下去是水的恩赐。浮上来的也是，虽说沉浮一类的现象在特定环境中是件严肃的事情，若等闲看它，就觉得自然而然地另有趣味。

（2009年9月23日《新民晚报》）

观察鹊巢 邵燕祥

因为养病，住到密云水库西南的乡间。秋后树叶落尽，那高高树杈上的鸟窝就裸露出来。这一带喜鹊特多，我想那就是鹊巢。想起“鸠占鹊巢”的成语，这里的鹊巢没被鸠占，但似乎也看不到喜鹊归巢，是因为天寒，它们另觅居处了么？

那些空巢，都在较远的、高高的白杨树上，任是想掏鸟窝的淘气孩子也难得逞。

我生在城市，小时候这古城里天天能见着麻雀跳来跳去，能见着喜鹊登枝，寒鸦成阵，一春一秋还有大雁横空。我没掏过鸟窝，但我也从来没留心过花鸟世界里的日常生活。

而九十多岁的杨绛奶奶做到了。最近看了她《走到人生边上》一书附录的一篇散文，题目忘记了，写的是她在楼窗前，专心观察不远一棵树上连续发生的故事。先是一对喜鹊夫妇往复勘察，选定这棵树，接着备料，衔来长长短短的树枝草叶，巢筑成了，产下几只小喜鹊，为父母的成年喜鹊就更繁忙，也更辛勤地哺育幼鸟，算得上幸福的家庭了吧。忽然一夜狂风暴雨，这是这对老鸟无法抗拒的，那一巢儿女也无可挽救地陆续死去了。几个月来天天临窗关怀这个喜鹊家庭的杨绛奶奶，再也听不到小喜鹊的吱喳，却只见那一对失去儿女的老喜鹊，每三两天都要飞回这个院落，站在邻树的枝桠上，向着这棵旧木故

枝，向着已经破损的空巢凄楚地叫着，是叫着它们儿女的名字吗？

我读杨绛这篇文章，起初是折服于她观察的精细，后来就感同身受地同情起那个喜鹊家庭的不幸来。杨绛奶奶那发自心底的恻隐之心，仅仅是因为她在耄耋之年，丧夫失女，“我们仨”只剩下她一个吗？使我深深震撼的，是她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啊！

忽然想起有一个小歌舞，《麻雀与小孩》，说一个小孩捉到一只小麻雀，但想到小麻雀也有妈妈，会像自己的妈妈等自己回家那样，苦等着小麻雀回家，等不来该有多焦急，他终于把那只小麻雀放飞了。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明月歌舞团的节目，许多小学都演唱过，也有几十年不演了。十年动乱后不久，有一位做过幼儿教育的阿姨对我说，若是当时那些戴红袖章的中学生，从小能够看看《麻雀与小孩》，他们就不会下狠手打自己的老师了！

不说了，不说了……撇开那个恼人的话题，我只想问问你，假如见到一棵树上的鸟巢，我们是无动于衷，甚至生出想掏鸟蛋和幼雏的坏念头，还是也能像杨绛奶奶那样细心观察鸟儿们的生存状态，乃至想象它们也有像你我一样的喜怒哀乐呢？

（2009年6月17日《新民晚报》）

痛醉雪山哨所 陈可非

这个事已过去多年，可一直还搁在我的心里。

我是头天深夜到达雪山脚下的。毕竟刚刚九月，山下还没有一点雪的气象，就是在夜晚，只要弄件带羊毛里子的棉大衣裹着，也不觉得能冷到哪儿去。只是汽车清晨就从省城出发，颠了整整一天，喘息着爬上四千多米的海拔，颠得人确实有点反胃了。下了车，第一感觉就是不想说话，一张嘴，就好像有东西从胃里直往喉口蹿。

这是我那次哨所行的第九站。此前，我到过曾走出多位将军的骑兵连九号哨、东方第一哨等地，到雪山哨所连去，当然是我一直盼望的事。

到了某旅前指，叫大李的政治部副主任接待了我，这个陕西渭南人，笑声里始终透着西北汉子的豪气。

洗一把脸就去吃饭。对我的到来，战友们显得很热情，几个部门的头头都过来了，可以说齐装满员，看来准备大喝一场了。

但我这人生性不会喝酒，对酒不仅心生恐惧，有时甚至有点厌恶。看到酒，我的胃就更加翻腾了。

上了桌，我一直坐着不开口，大家也都沉默着。

大李试探着问：“喝点酒吧？”

我摇摇头不说话。看我的架势，没人再说喝酒的事。一桌人闷头吃着面